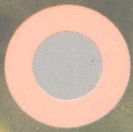




給我最深愛的溫柔



劉小梅◎著

緣起於千年情根，是喜；

緣滅於時空錯置，是憾。

異國的相逢，猶如廣袤蒼穹的驚鴻一瞥，
在深情的回眸中，殘存昨日溫柔的回憶……。

文學風情
②6



文

學

風

情

②6

給 我 最 深 愛 的 溫 柔

劉

小

梅

◎

著



●著者

劉小梅

給我最深愛的溫柔

●出版者

業強出版社

台北市中華路二段163巷6號2樓

電話：(02)3043151

傳真：(02)3043153

郵撥：074381—九業強出版社

●發行人

陳春雄

●責任編輯

張碧珠

●版面、配圖

翁翁

●發行

聯合發行中心

台北市溫州街70號地下室

電話：(02)3627550

傳真：(02)3622281

台中分公司

台中市大連北街115號

電話：(04)2955787

傳真：(04)2932499

華森電腦打字股份有限公司

局版台業字第3220號

新台幣一二〇元整

一九九一年六月初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破損或缺頁，請寄回更換

●排版

●出版登記

●定價

非序之序

劉山安

戀愛是幸也是不幸，是喜也是悲，是怨也是悅。有無結局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那段歷程。

寫這本小說是生命中的第一次試煉，不在營求銷售業績，也不企盼藏諸名山；只是一股創作因子的躍動，一種滯悶心緒的洩洪，一份和知音共享的希冀。當然如果您堅信這是一場千真萬確海誓山盟的戀史，未免小題大作，因為小說雖然反映人生，卻並



非人生的翻版，有道是「真亦假時假亦真」，飛騰的時空，就任由讀者去遐思吧！

戀愛是曠古至今重覆不輟上演的一齣劇，然而演戲的永遠慎重，看戲的永遠新奇，原因無他，實在是舊瓶中永遠裝著新酒。即便質料相同，配方固定，然而不同的師傅仍然可能釀出不同的佳釀，即使同一師傅也可能釀出不同的品味，或許這就是感情事「歷久彌新」的原由。此書獨不同於一般者，並非劇中人各具三頭六臂，而是雙方各處不同地理、文化、政經背景，卻鬼使神差地散發出的一段「



互放的光亮」，雖則好景不常，也唯其好景不常，故而彌足珍惜。世間之美千萬種，但沒有比「無奈」美得更令人碎心的，人能真實的嘗嘗「碎」的滋味，不也是創作的泉源？不論何者為因，何者為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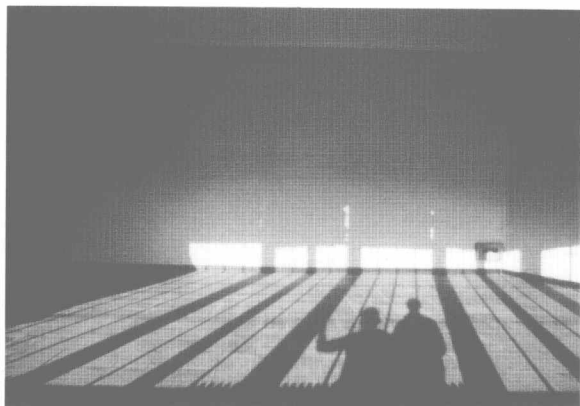
人生自始至終即是一段堅實的愛的歷程，沒愛過的誠屬虛走一遭，愛過的或則也是汗漬淋漓，然而他們畢竟走過，走過幸福、走過喜悅、走過辛酸、走過苦痛，縱然已被命運的荊棘刈割得體無完膚，終究無怨無悔。

愛是無邪、愛是高潔、愛是神聖，但在道德的祭壇前卻不得不俯首懺



咎，這究竟是對是錯，已非軟弱乏力，
的人所能聲嘶力竭去辯駁的。

沒有結局就是結局，世間事又有
幾樁能由人的自由意志主控？因此合
非喜，分亦勿悲，合爲分之基，分爲
合之始，天下大事原本即在這分分合
合、合合分分中走過，一如日升月落
、花開果熟。撫今傷昔爲智者所不取
，然而，人畢竟是人，人是感情的動
物，果真對塵世萬物皆能物我兩忘，
只怕已非凡俗而應跨仙人聖了，仙聖
固然清超，凡俗亦自有其情趣，這大
概也是苦難衆生始終不悟（或可謂之
不願悟）而仍汲汲營營俯仰紅塵的理



由吧！

這篇感文可否算序？嚴苛而言，自然不是，然而人生有無必要凡事均要求到鉅細靡遺的嚴苛呢？如此說來，就當它是篇序吧！

一九九〇年九月

寫於竹軒

愛是浪漫的真理，

貞操是永恆的流行，

道德是人之所以為人的必然，

人生就這樣被心知斧鉞殺伐殆盡了……

【壹】

安置妥行李，趙小萍衝到廚房一口氣連洗了十三遍手。

其實早該是洗乾淨了的，只是她始終不放心，總覺得那兒丁點地方不對勁，就再打開水龍頭重洗一遍，洗了拇指，依序還有食指、中指、無名指、小指，每一個指縫、指尖，甚至指紋，連每一個細微的毛孔，她都憂慮著是否藏了污納了垢？明明洗乾淨了的手，一關水龍頭，她覺得又前功盡棄，因為她認為那個水龍頭在她搬來之前，不知被多少人使用過：或許是個表面上看起來高貴大方的應召女郎、或許是個道貌岸然的同性戀教授、或許是個酗酒中毒的痴呆病患、也許是個碰觸過太空原菌的科學家……總之，在她眼見之前，有太多的未知與可能。

記得從前唐納醫生曾教過她，在洗手前最好先用肥皂將水龍頭清洗一遍消

毒殺菌，可是誰又能保證這塊肥皂是絕對清潔無菌的？在製造過程中，那些人、那些機器、那些材料，都能保證絕對安全無虞？在運輸過程中有無受到自然或人為的污染？即使一切無誤，誰又能擔保昨夜有無蜘蛛爬過、蟑螂啃過、壁虎尿過？

她愈想愈發有些歇斯底里的不安，於是再度扭開水龍頭，足足洗了八遍，本來還有些不甚放心，但再也不能洗了，她的手已經粗糙得像把銼刀，光澤盡失，甚至像要脫層皮了。這使她更加惶恐，連忙衝回屋內，新開了一罐前幾天打折剛買回來的旁氏冷霜；爲了爭取時效，她以消防隊救火的速度，用手掘出一團白霜攤在另一隻手背上，然後分贓似的均搽在雙手上抹勻。由於用量過多，兩隻黃手登時成了白爪，和她挽袖露出的半截手臂成了強烈對比，她自己也有覺滑稽得可笑，看來她的手就要成了實驗室裡的天竺鼠了。

趙小萍獨自坐在床沿上攤著兩手發痴，正是出神之際，隔壁房間的三角板砰——地一聲開了，她立刻警覺地豎直耳朵，拉長頸子由自己半掩著的房門遠望出去，原來隔壁與她一牆之隔的鄰居竟是個陌生男子，爲了看清他的長相，

趙小萍立即迎了出去，主動朝他寒暄：

「我是新搬來的，嗯——如果你還沒吃午餐的話，今天我請客——」

「謝謝！不用客氣。」男人咧歪歪地朝後牆倒退了兩步。

「沒關係，反正以後我們就是鄰居了，走吧！」趙小萍的個性素來有著江湖兄弟的義氣，在她眼中，朋友是沒有所謂男女的

「不！謝謝！」男人的表情彷彿深恐感染上瘟疫似地，巴不得即早抽身。

「你這人怎麼這麼彆扭？走嘛！」趙小萍語氣中聽得出有了幾分愠火和不耐。

「我不去嘛！」

男人有著幾分羞澀和懊惱，一轉身便如烏龜縮殼般躲回房裡去了，砰——地一聲把門緊緊關上，原本不甚堅固的木板隔牆，因受極力震動，晃裡晃盪，猶如剛遭逢過一場不大不小的地震，趙小萍聳聳肩搖搖頭，一副好心沒好報的模樣，逕自出門打理起自己的午餐去。

紐約的冬陽嬌柔地遍灑在皇后區一座座白色小屋及其庭前，空曠而清新的

大地，讓人覺得有股透心的舒暢。

趙小萍邊走邊墊著中學時跳土風舞的步伐，好多年她都沒如此年輕過了。

哼著哼著，斜對面的超級市場已經在望，沒搬新家之前，她可是整巴巴得過十六條街才能解決民生問題的，這兒不比台灣，沒人推車購物，亦無菜籃可提，清一色是牛皮紙袋，無論魚肉、果汁、甚至雞蛋，通通都得塞入紙袋一視同仁，每當回到家中，兩隻手臂早已痠麻得毫無知覺，還得忙不迭地掀開蛋盒，檢驗所有的蛋是否全成了蛋花湯！這下總算脫離苦海，三條街一眨眼就逛過來了，看來這個家是搬對了，趙小萍眉宇間有股掩不住的得意和歡悅。

往返不到二十分鐘，已購回一大袋的生活所需，其中以速食為大宗，不為別的，圖它個方便。留學，留「學」，可不是來留吃的，一切能簡則簡，畢竟讀書才是首要目的。

由於視線被懷中隆起如山丘的紙袋阻擋，唯一可以派上用場的就是腳了。

趙小萍猛力踢開紗門，順著木梯憑靠直覺下樓，先到廚房安置好進貨，迅速而熟稔地切了幾片生鮮番茄，攤了兩張厚薄不均的蛋餅，加以現成的漢姆，往吐

司層裡一夾，「趙氏三明治」於焉上市。

「嗯，還不錯嘛！」趙小萍愈吃愈覺得自己的手藝比剛來時精進不少，她十分滿意地親吻了一下三明治的面頰，表示對於自己能夠做出如此成績的獎賞。

修理完五臟廟已是午後三時，接下來的重頭戲即是以最快的速度整理剛才搬進來的大包中包小包極小包的行李，三個月內搬了四次家，著實夠噲的，好在頭兩回只是暫居均未開包，否則真要改行當專業卸貨員了。來時總覺得不夠充分，恨不得把整個台灣都扛了來，現在可嘗到了苦頭。

一個明艷和煦的大好週末就這樣白白泡了湯，兩隻腳後跟如針扎般地刺痛，腰肢也脹成了腰柱。趙小萍乏癱在業已下陷的彈簧床上，兩隻呆若木雞的眼球直自簌簌地盯著天花板死魚般一轉不轉，想著這些日子以來的忙碌，簡直不是人過的，面臨僅餘半個多月的期末考以及兩篇論文、一篇讀書報告，還有part-time的助教工作，她真想祈禱地球立即停止轉動。

算算還有三十三包速食麵，以每天兩包的消耗量計算，足足可以應付十來天，對於分秒必爭的最後衝刺，確實是最具經濟效益的安排，想著想著，咔嚓

一剪，今晚就躬逢第一個「速食之夜」了。

趙小萍也沒敢去驚動僅有一塊木板之隔的那位彆扭的鄰居，想起中午那一幕，直到這會兒還讓她頻頻作嘔，要不是爲了表現她新女性的豁達大度，即使拿把刀架在頸子上，她也絕不會那麼沒身分去請一個臭男生吃午飯的，可惱的是，人家居然還不領情，這可是趙大小姐生平遭逢過最嚴重的一次奇恥大辱，打那會兒起，她就發下重誓，今生今世楚河漢界，和他老死不相往來。

忙豁了一整天，再也提不起半點勁兒開夜車，就奢侈一次吧！未待晚餐消化，即一頭栽進床上準備歇息了，隔壁那廂傳過來的電視音響，雖然不是超分貝，但在極度寧謐的夜晚，著實也算噪音了。趙小萍躺在床上輾轉反側，心裏始終有著重度的罪疚感，「春花秋月何時了，功課知多少！」她要再不加足馬力的話，期末考說不定會來個全軍覆沒，愈是不想去想，腦海裡卻偏唱著反調，睜眼閉眼所看到的全是攤滿書桌的報告，「不能睡！再也不能貪睡了！」她極力鞭策自己起床，然而渾身彷彿已被釘死在床板上，活像病患死前所做的最後掙扎，結果仍是回天乏術——

朦朧中醒過來時，隔壁的電視已壓低聲響，聽不清是什麼節目內容，只覺得有人在那兒竊竊私語，時而發出爆炸式的笑聲，她很想豎起耳朵聽聽那些洋鬼子究竟在笑些什麼，然而無論她如何使力貼近木板牆，依然無法聽懂他們的對話，看來她只有被摒諸他們的歡樂世界之外了。爲了互別苗頭，她把床頭那架剛購回的立體收錄音機叭地一聲扭開，開得比隔壁電視恰巧大聲了那麼一些些，音響裡傳出的是鬧翻天的打擊樂曲，咚咚咚的重節奏，每一擊似乎都敲到她的心坎裡去，她再也按捺不住心中那股熊熊燃燒的烈焰，於是，一個骨碌翻身躍起，隨著音樂節拍瘋狂舞動，像是非把那身老骨頭拆散才算對得起隔壁那個臭男人似的。

瘋了整整兩個鐘頭，趙小萍才精疲力盡地順勢斜倒在床上，今夜，應該是她打有記憶以來最瘋狂最自我的一夜……隔壁依然毫無動靜，除了竊竊私語的電視音響，看來那傢伙真沈得住氣，爲此，她興起一股濃烈的向他挑戰的意念……

終於有了開門的聲音，敢情是隔壁那具殭屍復活了，他開門做啥？趙小萍

登地起身赤足衝到牆邊，將右耳緊密貼靠木板，她想探索這名渾身上下充滿著幽秘氣氛的男人究竟有些什麼不可告人的怪異，果然，他開門也不同尋常，由他緩慢輕慎的動作推測，必定是個小心翼翼絕頂沈穩的人，似乎處處在防著什麼。

趙小萍躡手躡足退回到兩步之遙的床邊，穿好拖鞋，然後故意大聲踏步開啓房門，企圖製造一場巧合，果不其然，與他撞個正著，雙方並未顯露驚訝之情，只是禮貌地微微領首，然後一致朝同一目標——洗手間進攻。當兩人同時跨腳入內之際，又齊一動作地將腳縮了回來，趙小萍伸出右手欠身禮讓男人優先，男人有些靦腆同時帶著幾分歉疚地屈身告罪：「對不起，拉肚子！」趙小萍十分艱難地忍住噗嗤的直覺反射，立刻用手摀住鼻孔，假意掩飾著，不讓動作誇張出來。